

名利场·长篇揭秘小说

领导司机

小人物干出高境界
机会从来属于时刻准备着的人
洪放◎著

《秘书长》作者洪放最新力作
转型视角超越昔日经典

新华出版社

I247.5/1328+1

2009

名利场·长篇揭秘小说

领导司机

洪放
◎
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158354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领导司机 / 洪放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11-8624-2

I. 领… II. 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2873 号

领导司机

作 者: 洪 放

责任编辑: 张 程

策划编辑: 刘杰辉 曹江凤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版式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624-2

定 价: 2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68567357

1

李红旗走到县委大门口时，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李一然在前面走着，回头一看，见李红旗还在站着发愣，便喊道：“二子，呆了？快走啊。”

“啊，来了。”李红旗应着，拉开了步子，快速地追上了叔叔。

“怎么回事？看着就像个呆子似的，让人看见不好。”李一然说着，朝迎面走来的一个人点了个头。那人站住了，道：“李局长好久不见了，忙吧？”

李一然是交通局长，不过三个月前已经从局长的位子上下来了，现在是主任科员。当然，人们还是习惯喊他局长，他也乐意。叫官名捡最大时候的叫，彼此听着都受用。

“不忙，不忙，黄主任。退啦，回家带孙子了。”李一然故意显得轻松，但脸上多少有一些不自在。

“这是……”黄主任问。

“啊，这是我侄子，叫李红旗，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我带他到姚主任那儿去。”李一然说着，将李红旗推过来，说，“这是组织部黄主任。”

“黄主任好。”李红旗喊了声。

黄主任一笑：“是安排吧？对，对，就要安排了。我不打扰了，李局长先去吧。”

“那好，那好。”李一然伸出手，同黄主任握了下，带着李红旗继续往里面走。

湖东县委大院刚建成没几年，前面是宽阔的广场，通过广场，进了大门，是一条足足有两百米长的水泥道路。两旁是南方特有的树木樟树，过了樟树，两边都是近百米宽的绿化带。进门的宏大气象，使这大院显得异常的寂静和神秘，更透出几分隐隐约约的庄严。



走完水泥道路，前面是一幢拔地而起的办公大楼。李红旗瞄了眼，大概有 20 层。不仅高，而且宽。比一般的城市高楼都要宽些，有百十来米。楼前停满了车子，鲜艳的五星红旗正在楼前的旗杆上飘着。看到红旗，李红旗有些激动。不仅仅因为他的名字里有“红旗”两个字，更因为他在部队里每天早晨都得对着红旗，升旗敬礼。

一个矮胖的男子正好出门，一瞅见李一然，便笑着说：“李大局长怎么有空？”

“哈哈，笑话我？吴师傅，出门呢？”李一然说着递上根烟，这人用火点了，叼在嘴角上，朝李红旗瞟了眼。李一然道：“这是我侄子李红旗，部队刚转业。”

“啊，啊——我知道，早听人说过，在部队里也是……”吴坤做了个握方向盘的姿势。

“是啊，是啊，”李一然笑道。

吴坤问：“想过来？”

“不清楚。就想找姚主任说说。我上次跟他谈过的。”李一然正说话，里面又出来几个人，都认识，也就都打了招呼。吴坤道：“你进去吧，姚头儿正在。他忙得屁颠屁颠的，难逮着。”

“领导嘛，都忙！”李一然领着李红旗往里走。上了三楼，李红旗看见上面的牌子是县委办公室，知道到了地儿了，就习惯性地整了下衣服，头也往上昂了昂，跟着李一然往走廊的里面走。

走廊里静悄悄的，没有声音。这让李红旗有些奇怪。这么大的一个县委办公室，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呢？门都关着，即使有两间开着，也没人。

李一然道：“待会儿见了姚主任，可别乱说。但也不要像个呆子，木头木脑，让人看着不爽。”

“我知道，叔。好歹我也在部队上混了三年。”李红旗心想：“不是我不说，而是不想说。在部队里的首长，比县委书记还大。怎么到了这县委机关，人就矮了。”

在最里面的一个办公室门前，李一然站住了。

李红旗也停下来，叔叔轻轻叩了下门，没应；又叩一下，似乎听见里面有声音应了。李一然推了门，但朝里面一看，正有人，便退了回来，嘴里说：“姚主任先忙，先忙，我等会儿。”

按理说，李一然也是湖东县的老杆子了，以前在局长位子上时，他是湖东数一数二的狠局长。因为资历老，待的乡镇和县直单位多，所以在湖东算是一个人人熟的面孔。这样的局长，其实不亚于一个副县长。以前，李一然到县委办来时，基本上是不用叩门的，咋咋呼呼，冲进去就是。事实上，在位时，他很少过来。有什么事，要么让副职来汇报；要么就是自己打个电话。可是现在……

应该说，李一然是个很明事理的人。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这点规矩他是懂的。从组织上宣布他成为主任科员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位置动了动。本来，他也有理由想不通。跟他同时代的，很多人都到了副处，当了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可他没有。但是，他虽然没到副处，可是在交通局长的位子上整整呆了11年。11年哪，交通这么好的一个位子！了得！

三个月前，湖东人事调整，本来是要安排李一然做党组书记的。但他没同意，说：“我退，就全退了。”他知道党组书记这个位子的名堂，说是一把手，可现在是行政负责制，你只好靠边。但又是一把手，既然当着，就想手里有权。这下矛盾就出来了。结果是做不成事，讨不了好名声，还得不到实惠。他当局长11年，其中的八年配了党组书记，说实话，情况都不好。后来也没人愿意到交通局来当党组书记了，他一肩挑。自己退了，再干党组书记，那还有什么意思？

无官一身轻。何况一退下来，百事可了，心里也不再担惊受怕的。交通风险大，全国的交通厅长倒了一半。不是自己要贪，位置使然，权力使然哪！

李红旗陪着叔叔站在门外，约摸过了10分钟，里面的人出来了。一见李一然，招呼道：“老局长哪，好啊，好啊！”



李一然伸出手，同这人握了下。李红旗也握了。李一然道：“办完了？”

“完了，完了，你们进去吧。”这人笑着，走了。

李一然说这是现在的交通局长任树。原来是副局长，他退下来时，力荐的。李红旗点点头。李一然推开门，进了屋，又顺手将门关了，道：“姚主任，您忙……”

“啊，老李啊。快坐，快坐。”姚主任站起来，但没有从办公桌前挪开，而是用眼看了看李红旗，问，“就是这孩子？”

“是啊，我侄子。从小就没了爸爸，刚从部队回来。上次我给姚主任汇报过的。”说着将李红旗拉了下，李红旗喊了声姚主任，便到边上泡起茶来，又端着水瓶，给姚主任续了水。

姚主任叫姚和平，一个最好记的名字。李红旗觉得这世界上能跟他名字媲美的，只有这名字了。

姚和平坐下来，说：“还没定呢。跟程书记可说了？”

“也说了。他说这事由姚主任定。”李一然笑着，递过根烟。李红旗马上上前点了火，他看见姚和平的桌子上散落着很多烟，只一瞥，就看得出来，基本上都是中华的。

“在部队开了几年车？”姚和平问。

“两年半。”李红旗答道，“后来是给部队长开车，开了一年。”说着，他将自己的驾照，还有一张报纸一道儿放到了姚和平桌上。姚和平打开报纸，见上面有一篇被红笔圈着的文章。一看，是记述好司机李红旗的。似乎是说李红旗出车途中，看见一个病人，下车施救，并将之送到医院的事。

姚和平粗粗地看完，笑道：“不错嘛，不错。想到这边来？”

“那当然。还请姚主任多关照。”李红旗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盯着姚和平。上周六晚上，他和叔叔第一次到姚和平的家里。那次他带了装有两万块钱的信封。姚和平推辞着说不收。但他还是留下了。姚和平说过几天再送还他们。现在看来，

这也只只说说而已。何况李红旗也巴不得他不退。送了礼,被退了,事情百分之八十也就黄了。既然不退,希望就在,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既然掌握了真理,还怕谁?

李红旗多少也在部队干了三年,三年的革命大熔炉啊!李红旗从一个乡下什么事也不知道的孩子长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米七八的大个头。不仅仅是身子长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长了。只是他不说。他知道说多了不好,因此对叔叔李一然,他也不说。在叔叔面前,他永远都是个呆呆的侄子。呆好啊,呆才能让叔叔更尽心些。

姚和平这时已经转移了话题,问李一然退下来后在家还适应吧?李一然说还好,关键是自己在心理上早做了准备。不就是退下来吗?长江后浪推前浪,规律嘛,顺着才好。姚和平笑道:“李局长是明白人啊,要是所有的干部都像李局长这样,什么事都好办了。”

李一然问:“这事什么时候能定?”

姚和平道:“我也说不准。还得请怀仁书记定。”怀仁书记是指县委书记秦怀仁,他从省发改委办公室主任调到湖东任书记才半年。不过这个人的廉洁是出了名的,李一然知道后,就没在他身上做任何文章。真是石头,你再啃也没用。

李一然问:“秦书记在吧?”

“这个……不在。刚刚回省城,好像有点事。”姚和平说。

“那这事我也就不再汇报了。烧香要看真佛,我这香就烧定了姚主任了。红旗,过来啊。”李一然一说,李红旗马上往前走了一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到了姚和平的桌子上。姚和平马上用手一推,道:“老李,你这不是寒碜我吗?快收了。这事,你们等我的通知吧。”

李一然还想说话,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他马上示意李红旗,李红旗赶紧将信封收了,重新装到口袋里。姚和平应道:“进来。”



门开了，是办公室的小胡秘书。李一然道：“姚主任，您有事，我就走了。”

姚和平笑笑，送李一然和李红旗到门口，说：“这事别急，有情况我告诉你们。老李啊，还是要心放宽啊。不过，没事的时候，过来坐坐嘛。都老熟人了，是吧。”

“是啊，是啊，一定来，一定来。”李一然半弯着腰，对姚和平道，“这事无论如何还得……”

“还说这干吗？等着吧。我就不送了。小胡啊，你送送李老局长。”姚和平喊完，就站在门边上。小胡出来，一直送李红旗叔侄出了一楼大门。临出门时，才问：“听说要到小车班？”

“啊，哈，是啊，是啊，怎么样？”李一然既含糊又想知道。

小胡一笑：“我哪知道？大概行吧。”

李红旗又跟着叔叔出了县委大院的大门，在门口，他又不自觉地停了下。李一然问：“是部队养成的习惯吧？”

“就是，一时怕改不了。”李红旗道。

“改不了也好，反正不是什么坏事嘛。”李一然说着，就看见一辆车猛地往边上冲过来，他正要躲，车却停了。从车窗里探出个刺猬头，喊道：“李红旗！”

李红旗也停了，往前一走，身子靠在车门上，笑道：“哈哈，好你个翟军。干吗呢？”

“干吗？还不是把握方向。回来了？”翟军问。

李红旗道：“回来了，这不，刚从姚主任那儿来。”

翟军朝李一然望了眼，问候道：“李局长，好久不见了。怎么？”他朝李红旗望望，李红旗说这是他叔。翟军笑道：“我咋不知道呢？不然当初也找你叔，到交通局多好啊。”

李红旗朝翟军狠狠地戳了眼，李一然说：“战友？”

“是啊，早一年的兵。这样吧，叔，你先回去，我跟翟军聊一会儿。”

李一然说也好，早点回去。李红旗转身对翟军说：“到地方上了，一点也不变。”

“你怎么知道我没变？变狠了。这是咱们哥们儿说话，平时我可是……”翟军说着，“你等会儿，我进去送个文件，出来我们找个地方，好好地喝上一盅。”

“这不行吧？你不上班？”

“上班？哈哈，死脑筋。等会儿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咱哥们儿，今天好好喝喝。”翟军说着将车往门里开过去。李红旗就地等着，不到三分钟，车出来了。翟军说：“咱够哥们儿吧，管他什么事。”

李红旗心里突然涌出一点感动。从上个月转业回到湖东，他一直待在乡下家里。老娘的眼瞎了，他回家来了，就得好好地照顾。姐姐们都出嫁了，而且都跟着丈夫出去打工了。第一眼看到家里的样子，他双膝跪地，对老娘说：“是儿子不孝，今后我一定好好地让您过上好日子。”

最近一个阶段，叔叔李一然一直在为他的事忙碌。其实早在三年前他参军时，叔叔就说过：“参军是一条路，回来后多少也有个安置。”谁曾想，就在他回来前一个月，叔叔成了主任科员。不过，叔叔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着，我李一然在湖东还是能说上话的。这几天跑下来，李红旗也感到，叔叔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地方上比部队复杂，叔叔的老面子，还在这不温不凉的时候。要是再晚了，唉，可真难说了。

翟军是李红旗回来后遇到的第一个战友。不是他不想遇到，而是他觉得工作没安排好，还是少走动的为好。所以，他一直不太出来。即使到叔叔家，也是匆匆忙忙的。今天遇见翟军，而且翟军说了这么一番贴心的话，李红旗当然有所触动了。

正想着，翟军的车出来了。

李红旗上了车，车子往南，行驶了大约十来分钟，停在百福门的边上。翟军



说：“下来吧，我刚刚让胖头通知了另外几个哥们儿，待会儿就到。”

“就别这样了吧？”李红旗望着翟军。翟军一笑：“说定了，喝就是。咱不是早一年回来吗？在这儿，我还是老兵。”

“你永远都是老兵。”李红旗道。事实上也是，翟军比他早入伍一年，在部队上早一天就是早一天，那就是老兵。老兵对于新兵，称呼也不一样，叫新兵蛋子。现在，翟军又早一年到了地方，在单位混得像模像样了，当然从地方上来说，也是“老兵”了。

两个人进了包厢，坐了不一会儿，其他的人陆陆续续都来了。差不多都是翟军那一年的兵。吴小黑在建设局，程唐在环保局，还有一个，李红旗不太认识，好像叫徐五四的，目前跟在一个企业老总的后面。翟军介绍说：“这徐老兄，现在可是真发了，是湖东最大的民营企业老总顾怀成的贴身秘书。”

“什么啊？什么贴身？尽胡说。他妈的老子只是混口饭吃。这世道……”徐五四一出口，就是一个爽快的性子，他朝李红旗一望，问，“听说到县委办了？”

“没定，没定呢。”李红旗含糊着。

“什么没定？”徐五四声音大了起来，“到县委办多好，将来咱兄弟有事，县委里也有个人能担待。”

翟军一边吩咐服务员上菜，一边说：“不讲了，不讲了，咱们好好地喝。不过，喝之前我先说了，先把单位上的假请好喽。咱可是部队出身，时间是第一，纪律不能放松。请好了假，今天好好喝一场。”

吴小黑和程唐都说：“假早请了，翟哥叫，除了酒，还能有什么？喝就是了，人生在世……”

李红旗心里又一热，待菜上来了，大家一举杯，整个世界就成了酒的海洋了。

2

李红旗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九点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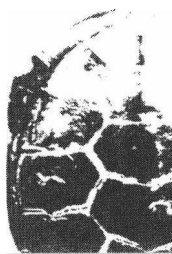
李一然正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生闷气。昨天晚上,李红旗下半夜才回来,一身酒气。他出来开门,李红旗也不说话,径自到客房里睡了。早晨一醒,老伴儿就埋怨他。说不该让红旗晚上一个人出去的。“那些哥们儿在一块,不好。他的战友有几个是好的?”

“话也不能这么说。”李一然解释道,“昨天拉他去的是公安局的翟军。这小翟人还是不错的。不明白情况不要乱发言。”

“我是乱发言!”老伴也来气了,“我是为他好,还没工作,传出去不好听。”

李一然没有再搭腔。这三个月来,老伴算好的了。他老是感到自己有气要出,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气,是什么来头。家里就他和老伴两个人,女儿在上海。他们成了留守老人。以前上班时,大部分时间混在单位上,时间过得像飞一般。可一回来,时间就慢了,慢得让人窒息。熟人也都在忙,而且压根儿也不想见。只好一个人待着,待着待着就黑了脸。老伴自然知道,虽然吵了一辈子,但到老了,还不是老伴来哄着他?陪着他?

为侄子李红旗的事,老伴也不是没有想法。李红旗是李一然大哥的儿子,严格说是个遗腹子。整个老李家,在外出息一点的,就是他李一然了。亲哥哥家的事不帮,那还帮谁?因此,李红旗从小,娘儿四个,基本上都是靠李一然接济过来的。虽然不多,可多少也在最难的时刻,起了劲。三年前,对学习毫无兴趣的李红旗遵照叔叔的指示,参军到了边疆。那时,李一然想凭自己一个交通局长,侄子回来安排,岂不是一句话的事?可不想,前两年交通系统改革,进人的大门封死了,自己



又退了下来。门是封了，退也退了，可侄子的事不能不帮。这一个阶段，他唯一出门活动的事，就是为李红旗。老伴说：“看你这劲，比亲儿子还亲。整天厚着张老脸，到处求人，何苦啊！”

李一然也叹口气。何苦呢？还不是为了死去的大哥。不过总算好，目前事情有眉目了。姚主任答应得虽然含糊，可也算到位了。至于秦书记，他想晚上再去找程杰之副书记，请他出面替他说一下。程杰之在李一然当局长时，关系算得上过硬的。这等小事，谅他还是可以帮忙的。

不过，李红旗喝酒，而且喝到半夜方回，早晨又睡到九点，这让李一然心里有些不快了。等李红旗出来，他喊道：“红旗啊，坐，我有话对你说。”

李红旗自然知道叔叔要说什么，早晨一睁开眼，他就明白了这事。他低了下头，并没有坐。李一然说：“红旗，你也老大不小了。我本来不想说你。可是，这么喝酒，这么闹，你让我怎么放心呢？特别是县委小车班，那是个复杂的地方，你要是这样，我还真的不敢把你放那儿了。”

“叔，是我不好。昨天晚上，他们死拉，就喝……喝多了。下次一定不了。”李红旗马上检讨起来。

婶婶也在一边数落着：“跟那些人混，能混好？跟人混，像人；跟狗混，像……”

“婶婶，您也别说了，我改！”李红旗道。

李一然向老伴摆摆手：“红旗啊，你婶婶说的也都是好话。以后在机关上工作，哪能没有约束？特别是司机，最忌讳的就是喝酒。喝酒不仅伤人，更重要的是误事啊！”

“我知道了。”李红旗又说了一遍，李一然道：“我说的可能你以为是大道理，可是都有用。好了，我也不说了。事情也差不多了，你上午先回去吧，有情况我通知你。”

回到家，李红旗在床上躺了一整天，胃里难受。翟军那几个货色，喝起酒来，就像

是喝水。一杯接着一杯，第一轮喝白的，然后唱歌，又喝第二轮，黄的，也就是啤酒。李红旗只记得酒杯在空中碰得哗啦地响，其他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老娘问：“事情办得咋样了？”

李红旗说：“差不多了，您就放心吧。”

过了三天，李红旗有些急了，就打电话问叔叔。李一然说基本上定了，还要在会上过一下。

李红旗问：“那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到时通知你吧，”李一然说，“过两天，我回老家一趟。”

李红旗说：“那好，我们等着。”老娘问：“你叔怎么这时候要回乡下来？有事？”

“那怎么清楚？”李红旗确实不清楚。李一然大概有十来年没有回来过了吧。以前每年清明，李一然坐车回来，也只是到离村子一里多地的祖坟上转一圈，烧了纸，叩了头，人就走了。这会儿突然要回来，谁能搞得清是为了什么？

也许仅仅是随口说的吧？或者是回来散散心？

李红旗看得出来，叔叔最近心情不好。主要原因当然是退下来了，另外也是因为他的事。热脸挨着冷屁股，叔叔怎么高兴得起来？一个堂堂的交通局长，何曾这么低眉下眼地求过人？

到了日子，李红旗早晨又打电话问了叔叔。李一然说已经动身了。李红旗赶紧到镇上买了点菜，回到家，叔叔和婶婶已经在堂屋坐着了。李红旗问：“怎么来的？搭车？”

婶婶说：“局里的。再怎么着，用个车还行。”

李一然在屋子里转了圈，说：“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事的。红旗啊，你那爸爸，就是今天这个日子走的。”

李红旗的老娘一震，她心里也想着李一然回来也许是为这事。丈夫死后，每一年的忌日她都是要到坟上去的。可是，她没有巴望过小叔子会回来。这一会儿，



她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李红旗也愣了会儿,但马上醒过来了,对老娘说:“别哭了,别哭。听着不好……”

老娘的哭低下去了。李一然说:“红旗啊,我们先到坟上去看看。”

其实每年清明,李一然也是给哥哥烧了纸钱的。哥哥就葬在祖坟的边上,依偎着祖坟。烧了纸,李一然道:“老哥哥,老小也老了,退了。现在总算把你儿子的事也办成了。你该放心了吧,啊!”

李红旗看见叔叔的眼睛红了,马上转过脸。两个人又叩了头,起身往回走。李一然说:“红旗啊,事情定了。你下周一就到城关去。我领你去报到。”

“谢谢叔叔了。”李红旗这话说得有点哽咽。

李一然说:“以后好好地干事,就行了。谢什么呢。”

叔叔、婶婶吃了中饭,下午车子过来接了回城。来接的司机姓王,叫王虎。原来就是叔叔的专职司机。这小伙子人机灵,见了李红旗就笑道:“马上到县委了,可是我们的领导了。”

“哪是,哪是……”李红旗红了脸,望着叔叔。

李一然笑着,点点头。王虎说:“有这么好的叔叔,有福气。过几天上班了,我再到县委向你报到。”

李红旗问:“这是……”

王虎狡黠地一笑:“这你大概不知道。司机也有组织,当然是民间的。从上到下,县委、政府的司机管局级的,局级的管下面站所的,一级管一级。你到县委开车,就是到了司机们的最高机关。”

“啊,原来是这样。”李红旗有些惊叹,但一想也对。部队里师长的司机就比团长的司机硬,团长的司机就比营长的司机硬。道理还不是一样的?不过,王虎这么一说,就更明显、更神乎了。

李一然也在边上站着笑,对王虎道:“还有这名堂?了不得,了不得啊!”

叔叔走后,李红旗将王虎的话好好地想了一晚上,心里禁不住有些幸福的感觉。从部队一转业,就能到县委机关开车,也就是说一下子进入了湖东县最高权力机关,这对于一个24岁的人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多亏了叔叔,将来要是有一天我李红旗真的有出息,说什么也不能亏待了叔叔……

县委机关真的有那么了得?李红旗在部队也给部队长开过车。部队长的级别事实上跟县委书记是平行的。他虽然也感到跟着部队长下去,底下营连的司机特别客气,但其他的还有什么,他也就没感觉了。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时间短,他只给部队长开了两个月车,那是因为部队长的司机请假了。部队里首长的级别严格得很,司机的级别好像就不是特别明显,甚至不比新兵老兵那么让人注意。

地方上可能就是不一样吧?

以前,李红旗有时候到叔叔家,看到有人找叔叔,提着东西,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叔叔还要理不理,爱答不答,连说话都是从鼻孔里发音。那时,他感到了在小县城里,叔叔权力的厉害与伟大。他就私下里想:有一天我李红旗要是也能这样,我半夜都能高兴得从梦中笑醒……现在,真的快了。三年部队一回来,再过几天,李红旗就是县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了,就能出入县委机关,就能天天与县委书记见面了。

好好干,一定好好干,李红旗给自己在心里下了道死命令。

周一一大早,李红旗整理了一下简单的行李,出门进城。到了叔叔家,却没见到叔叔。问婶婶,婶婶说:“感冒了,睡着呢。他让你一个人去报到。”说着,将一摞装好的材料递给李红旗。李红旗愣了下,还是没问什么,接了材料就直奔县委。快到县委大门口时,他停了下来,仔细地看了下。县委门口是没有人站岗的,不像部队。他上次来时,停了下,就是因为部队时习惯了。他继续往门里走,却被喊住了:“喂,停下!”



李红旗左右望望，就看见从门房里出来一个保安，问他：“到哪呢？”

“到县委。”

“到县委？找谁？”

“不找谁。我去报到。”

“报到？报什么到？证件呢？”

李红旗看了这保安一眼，五大三粗的，正瞪他，便把手上的材料递过去。保安看都没看，就挡了回来，道：“谁看？证件？”

李红旗有些气了，却不好发作，解释了一遍，保安还是不让进门。他只好拿着材料，叹口气，想打电话给叔叔。转念一想，这小事也麻烦叔叔，没意思。就打电话给翟军。翟军在电话里一听，乐了，说：“不行了吧？你今天不是县委的人，你就进不了县委的门。等着，我马上就到。”

五分钟后，翟军到了，与保安说了几句，保安脸上堆着笑，过来说：“对不起，李师傅，面生，面生！以后还请多照顾。”

李红旗也不搭话，翟军拉着他就往县委里面走。迎面碰上一个个子不高的40多岁男人，翟军笑着打招呼：“叶书记……”

“啊，啊！”叶能文副书记哼了声。

到了县委大楼，翟军说：“先得去给黄头儿请个安。”

“黄头儿？”李红旗问。

“就是县委小车班的黄班长，姚主任的司机，黄炳中。他是全县机关司机的头儿。”翟军说这话时，一点也不笑，一副严肃的样子。

李红旗这下感到王虎说的话的分量了。

到了司机办公室，翟军大声道：“黄头儿，来请安了。”说着递了根烟过去，接烟的是个中年的精瘦的男人，点了火，笑着说：“还记得黄头儿？天天在公安那烧得慌吧？没事也把好烟好酒拿点过来，共产主义嘛！”